

## 阿土的問題

與阿土的緣份開始於 2 年多前，他因左腳傷口感染入院治療，過程中曾照會外科醫師評估截肢一事，但由於血管栓塞問題，不建議截肢。原本還要一直住下去，然而見醫療費用越來越多，阿土很擔心增加兒子經濟負擔，主動與主治醫師討論後，決定先出院，接受門診追蹤治療。只是返家後沒幾天腳上傷口又發作，再入急診，之後進到整形外科病房住院治療，當阿土得知要截肢的消息很生氣，怒氣沖沖的打電話向我發火，也不解為什麼一進來就要截肢，他在電話裡有好多情緒，我一邊聆聽一邊安撫阿土，電話掛上後，我立即到護理站了解病情，才知道原來阿土若不截肢其實會有生命危險。

之後到阿土之前住院的病房，剛好遇到主治醫師，快步向前叫住她，簡單陳述稍早情形，瞭解醫師的意思後，再折回阿土所在的病房。路上我想著阿土太太曾說：「阿土很喜歡四處走動，失去了左腳，等於失去自由，接下來的生活一定會有很大改變，需要重新適應。」我反問自己能接受嗎？能接受失去一條腿的自己嗎？其實不知道答案...只是當下似乎可以理解截肢背後有許多的不安與害怕...

4 點多來到病房，阿土正在睡覺，原本打算掉頭就走，但心想...不行，應該要先說這件事情，家人才能利用週末時間好好討論。走回去叫醒他太太，提了這件事情，她沉默了，與她討論阿土內心有的擔心跟害怕，她點了點頭，說：「他很固執，很難說服他啦！」後來太太決定

走到床邊把阿土搖醒，他聽完後沉默了，太太眼眶紅了，兩個人沒有多說什麼，決定等兒子來再做決定。

3 天後接到阿土兒子的電話，得知手術完成，於是上病房探訪阿土，一開始他都不講話，直到談到兒子想詢問身障手冊的事，才開始有些回應。他也才緩緩地描述開刀經過，苦笑著說開刀開好久…，太太說因為全身麻醉，送回病房時，叫他沒什麼反應，只是眼睛睜得很大，一直看著太太…。幾天後阿土順利出院，太太跟兒子陪他回家。隔了 1 個月，阿土打電話來說腳的傷口好很多了，之後要等著裝義肢，聽到他爽朗的聲音，我放下了心，也替他感到高興。

阿土其實是個不善言辭的人，但這 2 年來，他總會隔段時間打電話問候近況，雖然只有短短三兩句，但透過電話知道他一切安好，可自行外出運動，遵循醫師建議調整飲食好好生活，每每接到電話，都讓我覺得很感動…謝謝他不定時帶來的感動，為繁忙工作注入一股活力！



社會工作室 Lynn